

從「龍子」到「舍利」 ——萬曆二十年紫柏真可的努力和局限*

王啓元

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萬曆二十年時，高僧紫柏真可告別禪悅老友陸光祖後，從五臺山出發赴京西潭柘寺與房山石經山等京郊佛教名剎，送潭柘「龍子」之外，還向內宮進獻「拜磚」、「舍利」等寶物。高僧法友憨山德清此時亦赴京師，兩人相會於石經山中，對談良久。這一系列舉動背後，頗有深意，卻一直被學界所忽略。紫柏、憨山二位高僧在這年寫下多篇實錄文字，可供考訂本事；行文之中，包括「龍子」與「舍利」在內的多個關鍵詞，成為考察此年紫柏赴京動機的。通過對高僧敘述中所涉及古今典故的考察，可以發現紫柏大師希望隱晦地表達出自己刊刻方冊大藏經《嘉興藏》的境況、決心甚至是無奈。儘管材料有限，但學界依然一致認為萬曆二十年是《嘉興藏》刊刻最艱苦的年份，五臺山刻經場被迫終止，刻經活動南遷。而通過解讀紫柏是年的多篇文章，無疑將有助於補充學界對刻經事業的認識。本文將考察紫柏當年所作文字中涉及到的人物、背景及

* 本文寫作成稿得三位匿名評審意見修改而成，使筆者收穫良多，限於體例不能一一出注，在此一併致謝。

暗含的機緣，還原萬曆二十年前後，《嘉興藏》刊刻事業遇到過的困擾，討論最終放棄五臺山經場背後的深層原因。

關鍵詞：潭柘寺、龍子、石經山、舍利、紫柏真可



From *Longzi* to Relic: Master Zibo Zhenke's Endeavors and their Limits in the 20th year of the Wanli Period

WANG, Qi-yu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Ancient books,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20th year of the Wanli period (A. D. 1592), the eminent monk Zibo Zhenke bade farewell to his old friend Lu Guangzu, and proceeded from Wutai Mountain to Beijing, where he visited Buddhist sites including Tanzhe Temple and Shijing shan in Fangshan. He gave Tanzhe temple the gift of a *longzi* 龍子, and offered blessing tiles, relics, and other treasures to the queen in the court. His friend, the eminent monk Hanshan Deqing, was also visiting the capital at this time. The two met at Shijing shan and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These events, which have been ignored by scholars, are very important. That year, both Zibo and Hanshan wrote numerous texts of a documentary nature that confirm these events. These texts, which contain the key terms “*longzi*” and “*relics*,” describe Zibo’s motives for going to the capital that year.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allusions in these texts, the author has found that the master Zibo indirectly presents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gress of his Jiaxing canon as well as his determination to continue working on it. Despite the limited amount of

materials, scholars agree that Wanli 20 was the most difficult year fo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Jiaxing canon: its carving and printing center in Wutaishan was forced to shut down, and publishing operations moved southward. By examining Zibo's many writings from that year, light can be shed on his project to reprint the can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ortant figures, their backgrounds, and the indirectly expressed motivations found in Zibo's writings. It restores the events of Wanli 20, identifying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ublication of Jiaxing canon, and discussing the reasons underlying the abandoning of the Wutaishan publishing center.

Keywords: Tanzhe Temple, Longzi, Shijing shan at Fangshan, relics, Zibo Zhenke

楔子：「取經」故事及其明代書寫

「唐僧取經」無疑是中國人最為家喻戶曉的佛教故事了。它源自唐代高僧玄奘大師歷盡艱難險阻，從印度取回佛經的真實經歷。在之後的傳播中，「取經」故事出現了兩個重要的維度：

一、宗教背景的取經故事，其文學性不斷得到加強。

二、成功的文學作品反過來助力佛教經典《心經》的傳播。

到了明代定型的百回本《西遊記》，就是二大維度匯合時的集大成者。這其中，「取經」與《心經》關係的研究，學界已經有多次重要的討論，尤其在美國學者那體慧（Jan Nattier）提出《心經》為偽經、甚至可能就是由玄奘從漢文「回譯」成梵文的觀點後，引起學界軒然大波，讚同者不乏其人。¹當然，對「取經」故事文學演變的話題開始得也很早，徐文堪先生以陳寅恪先生〈敦煌本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米多心經跋〉一文最早，²而高山杉〈《慧燈記》所提《心經》西夏蒙古翻本〉一文指出早在明末的錢謙益（1582-1664）就已有關注，陳寅恪先生對牧齋著

※ 收稿日期 2018.8.27，通過審稿日期 2018.11.27。

¹ 關於《心經》真偽及其與玄奘西遊間的關係，Jan Nattier（那體慧）“The Heart Sūtra: A Chinese Apocryphal Text?”（《心經》：一部中國的偽經？）收入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5, 2 (1992): 153-223（國際佛教研究協會會志），首先提出，此後各國漢學家如日本學者福井文雅、美國學者盧陶斯（Dan Lusthaus）、梅維恒（Victor H. Mair）、臺灣學者萬金川等都有相關回應，可參徐文堪，〈《心經》與《西遊記》〉，《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1年10月16日，一文所引。

² 陳寅恪，〈敦煌本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米多心經跋〉，《金明館叢稿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175-177。

述頗為熟悉，當受之啟發。³這則著名的「取經」故事始自玄奘所述《大唐西域記》與弟子所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記載，到倫敦博物館藏敦煌本唐梵翻對字音《心經》（即敦煌 S. 2464 號卷子）序文的改造；從《太平廣記》所收《獨異志》裏的中古時代小說，到宋元明代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百回本《西遊記》文本，故事情節總體朝向豐富多彩、引人入勝的方向發展。⁴侯沖教授指出作為文學經典的明代百回本《西遊記》的構成中，不僅有吸取前代小說成就的基礎，流行於民間的宗教科儀文本同樣也是其情節素材的重要來源。⁵

而各種文本、文體裏的「唐僧取經」文學，共同享有一情節精巧、衝突緊湊的故事母題（**motive**）；多位研究玄奘取經及《心經》的學者都已關注到，「取經」母題的雛形，最先是從一則「末路授經」的橋段敷衍開來，即玄奘得僧傳授《心經》，並於取經途中走投無路時誦經得到保佑。在倫敦藏《心經》序中的文學性演變中，為這個故事加了個結尾：傳授玄奘《心經》的病僧，在玄奘到達那爛陀寺後現出本尊即為觀音菩薩，成為後世取經故事的完整架構。陳寅恪先生便認為：敦煌 S. 2464 號卷子裏說的「觀音化身，保衛行途，取經滿願，後復於中天竺摩竭陀國那爛陀寺，現身昇空等靈異」，都是日後小說中「附益演變之神話故事，即唐三藏取經詩話、銷釋真空寶卷、西遊記等書所從出」。⁶成型後的唐僧取經故事模式，包含了從神明現身、末路授經、保佑取經人、最後示

³ 徐文堪先生文見前注，高文，〈《慧燈記》所提《心經》西夏蒙古翻本〉，《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1年11月20日。

⁴ 前引陳寅恪，〈敦煌本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米多心經跋〉、徐文堪〈《心經》與《西遊記》〉，並可參考程毅中，〈《心經》與「心猿」〉，《文學遺產》1，2004年，頁108-111。

⁵ 可參侯沖，〈《佛門請經科》：《西遊記》研究的新資料〉，《宗教學研究》3，2013年，頁104-109。侯教授的研究承上海師範大學曹凌教授提醒，特致謝忱。

⁶ 前引陳寅恪：〈敦煌本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米多心經跋〉，頁198。

現本尊的固定套路，並與《心經》經文中所說的般若波羅蜜多「能除一切苦」的宗教精神高度吻合。而傳授這種佛法法力的神明，雖然在不同版本故事中的傳經時化身不盡相同，但最終都會揭示自己的真實面目。在敦煌《心經》序及之後的中古文言小說中，他就是觀音菩薩；宋元《取經詩話》中則是「定光佛」，到了百回本《西遊記》中是「烏巢禪師」。⁷也有沿用這則母題，創作的其他故事，其中也採用文殊菩薩傳授經典。⁸

在這種程式化的著名母題之後，出現了许多敘事邏輯高度相似的衍生作品，其中不少故事並不以其文學性見長，更多的情況就是發揮玄奘取經的母題效應，來表達作者自己心中的想法，尤其在通行本《西遊記》出現的明朝時代，不少文學作品之中，都能看到「取經」意象的影子。比如，有位晚明高僧就留下一篇有趣的文字，有明顯的「取經」情節；關於文字背後，還有一段頗不尋常的因緣。

「萬曆三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1543-1603），在萬曆朝前三十年的教壇，擁有極大影響力。他不僅是教界的領袖，也是公卿甚至內宮重要的方內禪友。同時，紫柏還是位不錯的詩人與散文家。在萬曆朝「國本爭」最為激烈的日子裏，紫柏大師與他的弟子們在京畿與不遠處的五臺山，唱緣開雕方冊大藏，以期弘揚大法，保釐國運，在僧俗精英圈內得到空前的響應。五臺山上建立的刻經基地，自萬曆十七年起開始運作，直到萬曆二十年壬辰，已是第四個年頭。這年春末，紫柏大師曾寫下一篇文筆活潑、想像豐富的散文，並最終琢於碑版，長期保存在京西名剎潭柘寺中。值得注意的是，此文正是模仿的「取經」體而寫就，題

⁷ 《西遊記》母題演變研究，近有新譯日本太田辰夫，《西遊記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頗為周到，附注於此。

⁸ 如《西湖二集》中第八卷〈壽禪師兩生符宿願〉中的宗泐禪師所遇。周清原，《西湖二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134-159。

為〈送龍子歸潭柘文〉：

潭柘龍子，靈應異常，其術法也甚固。歲在丁亥（萬曆十五年，1587），我將禮普賢大士於峨眉，顧惟水陸間關，夷險莫測，乃白龍父：余雖不德，忝為佛子，行邁在邇，其尚有以借我？既而達龍泉，客濟南青瑱觀。一夕夢小青逶迤緣壁而下，無何，開侍者至。謂開曰：夢蛇而若來，異哉？對曰：和尚杖錫將西，此必燕山龍之來赴盟耳。自是，每食出生次，必祭諸龍子。龍子夾輔跋涉，三易寒暑，履波蹈險，冥護實多。己丑（1589），我始東還，結夏曲阿於觀察別墅，則龍子現形，辭我欲歸故居。嗚呼！龍為鱗蟲之長，能大能小，能隱能顯，智德威靈，變化多種。如多頭現毒摩那斯，慈心難陀，歡喜優鉢羅，黛色婆伽羅鹹海，此皆或以德。或以威，或以處，故名或人，其龍德非我所知也。潭柘大青小青，夫亦龍族，奉如來敕，藩屏伽藍，蛇形而佛心，類異而敦善，見人不怖，遇物不傷。歲或不若雨暘愆期，百穀憔悴，農人悲惶，二青顯跡，吐沫為雲，噴涕為雷。彈指之頃，潤沾大地。枯者頓蘇，僵者立起。顰蹙而望者，鼓舞歡忭。於是感青惠施，金碧其宮，昭廓其神，代有銘志，以示無忘，禮也。餘道不勝習，萬里周旋，勤諸龍子，恬不告勞，可謂畢力矣，敢不躬造闕庭，以不腆之幣，敬致龍父，奉還令子行。恐後世不知龍德，我姑識之，以傳不朽。仍願龍之長幼，藉佛寵靈，得無上覺道，為大金湯於不替也。萬曆壬辰歲（1592）夏五月二日，達觀可道人撰。⁹

⁹ 紫柏真可，〈送龍子歸潭柘文〉，《紫柏尊者別集》卷1，CBETA，X73，no. 1453，p. 404，c12-p. 405，a10。藏本《尊者別集》此文下復有其弟子跋文：「蜀道古今稱嶮絕，峰岵削立，江漢渦漩如沸。自非神力夾輔，不免於驚。我大師之謁峨眉也，雲水其蹤，果然往返，乘安流蹈夷徑，豈非至人之餘事。而潭柘龍子，

全文講述了紫柏真可三年前的一段遠行，因道路艱險，得到「龍子」護佑，在自己完成歷程後，「龍子」最終現行的經歷。這段情節的設置，雖然少了「授經書」的橋段，但依然可以看出化自流行的「玄奘取經」故事範本；尤其一路「冥護實多」、最終「龍子現形」等，足以看出其沿襲演變的特徵，讀者自識。

文中保佑紫柏大師出行的神明，是「潭柘龍子」，據紫柏自己的話來說，龍子不僅「靈應異常」，而且「衛法也甚固」，親近佛法；甚至，這位「龍子」家人：龍父及「龍之長幼」們，都廣有「龍德」，儼然一眾固攝大法的金湯護持。紫柏師徒口中的「潭柘龍子」，同時期的材料中也有相應的記載，《帝京景物略》卷7「潭柘寺」條載：

諺曰：「先有潭柘，後有幽州」。夫潭先柘，柘先寺，寺奚遽幽州論先，潭柘則先焉矣。潭柘而寺之，寺莫先焉矣。寺去都維西北九十里，從羅睺嶺而險徑，登下不可數。過定國公兆十餘里，一道叢棘中，仰天如線，可五六里，頽山四合。東西顧，樹古樹，壁絕壁，頽山青矣，不見寺也。里許，一山開，九峰列，寺丹丹

功不可誣。或見童子預報前茅，或示大手，用拯湍險。比大師夏于曲阿，則現其常所見形以辭，事敢不為之曉乎？余既坐東礪，愛其水聲廣舌，寧不憶其大師昔年會眾說法？此間自為言二青靈異狀，抑又聞龍子侍遊峨眉，故余有『泉水不涇塵外錫，薜蘿猶挂舊時衣。鶴來句曲雲先待，龍去峨眉雨未歸』之句。頃余讀送龍子文，知龍子悉矣，子其行也，作詩送之：『颯颯雨露微，風吹木葉飛。行從北山下，坐見小龍歸。蜀雪崖珠絡，江雲護寶衣。可知霑法力，臺殿展光輝。』嗟乎！余望龍子在罽毘之間，龍子今歸故山，而我猶耽病鄉也。弟子如鵬謹跋。」如鵬事跡不詳，然萬曆十七年似隨紫柏駐錫金壇。度其語「自為言二青靈異狀」、「頃余讀送龍子文」云云，則「龍子」示現皆聽聞自紫柏大師之口，方有詩讚，并不能證眾人皆曾目睹「龍子」示現。宗教感應出自信仰者親自體驗，然史料考據則需出自審慎採擷。因關乎紫柏文中宗教與文學書寫之關係，遂附志於此。

碧碧，雲日為其色。望寺，即已見雙鷗吻，五色備，鱗而作，匠或梯之。雲五色者，魚龍、蝦蟹、荇藻，各現其形其色，非匠可手。鷗若置地，過人髻五尺許。山故海眼，今佛殿基，故潭也。華嚴師時，潭龍日聽法，苦不得師貌。山神教龍：師嗔則著相，則天龍鬼神得見之。乃偽潑飯藉踐，師乃怒，龍乃見師，作禮具言，許施其宅。一夕，大風雨，潭則平地，兩鷗吻湧出，今殿角鷗也，寺自是不潭矣。柘，則今瓦亭覆者一枯，長不能丈。志所稱虯龍形，僧所說林林千萬章者，烏有。此枯其猶最晚發，特後凋者也。柘枯，然不朽；鷗高危，然不搖；潭徙，然涓涓者不輟；龍舍宅去，然龍子日依僧眾。龍子者，青蛇服，大如碗，長五尺，僧撫其脊，回首舐僧臂，人龍馴擾，去來可呼，曰「龍子」、「龍子」云。佛殿左壁之畫祖，三聖殿左側之石佛，大士殿中之拜磚，旁之立像。畫祖者，水墨畫華嚴祖也，坐蕉竹下，騎老龍，畫蕉若雨，竹若煙，龍若霧，出其甲，祖若定未出。石佛者，白石唐佛也，有黃連樹生石座，橫過兩座，根菌紛糾，使像愈苦辛然者。拜磚，元妙嚴公主持觀音文，禮大士，拜痕入磚欲穿也。額、手、足五體皆印，歲久磚壞，兩足痕存。萬曆壬辰，孝定太后匣取入覽，後遂匣藏之。紫柏系以贊像四，林立大士前，辮髮胡笠。左前元世祖，右前其後，左次其子，右次妙嚴也。妙嚴祝發是，老於是，塔是山之下。寺碑七，金碑二：明昌五年僧重玉詩、大定十三年楊節度記；元碑二：至正八年葛天麟記、至正某年危素記；明碑三：正統某年胡濙記、弘治十年謝遷記、萬曆中紫柏送龍子歸潭文也。寺，晉、梁、唐、宋，代有尊宿，而唐華嚴為著。元至正間，順帝賜雪澗酒，皇姊致膳。我明永樂間，則姚少師道衍；萬曆間，則達觀大師真可。少師逃墨為元勳，潭柘是終；大師瘦

死，預為詩辭潭柘，一往坐化，於法，俱曰息機善逝者。寺先名嘉福，後名龍泉，獨潭柘名傳久不衰。¹⁰

紫柏筆下的「龍子」，應該就是出自這條潭柘寺創寺傳說之中，舍宅為寺的潭龍之子，有青蛇之貌，與寺僧相熟，所謂「人龍馴擾，去來可呼」。這一創寺神話傳說，固然部分出自古人豐富虔誠的宗教體驗，但就其傳說體式在中國佛教文化圈中似非孤例；同為晚明名剎的餘杭徑山，其開山神話同樣也是有龍獻淵藪而為寶剎的記載。¹¹《帝京景物略》所述潭柘寺淵源及與道衍、紫柏二位大師坐化的關係，略可見得潭柘寺於明代政教關係中的地位，非本文主旨，遂不展開。然文末提到的妙嚴「拜磚」與太后的「匣取入覽」，是值得注意的地方，下文將詳論。

紫柏為什麼會對潭柘「龍子」感激有加，「龍子」究竟如何冥護大師，文中所謂的三年之遊又經歷了什麼樣的考驗，萬曆二十年夏紫柏再憶前塵，寫下這篇碑文的用意何在，潭柘寺中進呈的法物，與紫柏當年進京的初衷，有何關聯——這些看似互不相關、無足輕重的片語記載，卻都值得通過材料的整合與深挖，拼接成晚明佛教復興進程的全貌，還原此一時間紫柏的所歷所聞。茲依次論紫柏大師萬曆二十年前後行蹤及其相關背景與遭際。

一、冥護為何：「龍子」與《嘉興藏》刊刻

前引〈送龍子歸潭柘文〉開頭載：

歲在丁亥，我將禮普賢大士於峨眉，顧惟水陸間關，夷險莫測。
乃白龍父：余雖不德，忝為佛子，行邁在邇，其尚有以借我？既

¹⁰ 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頁111。

¹¹ 可參拙作，〈馮夢禎與徑山〉，《看話徑山》專刊，2017年，頁33-36。

而達龍泉，客濟南青堦觀。一夕夢小青逶迤緣壁而下，無何，開侍者至。謂開曰：夢蛇而若來，異哉？對曰：和尚杖錫將西，此必燕山龍之來赴盟耳。自是，每食出生次，必祭諸龍子。龍子夾輔跋涉，三易寒暑，履波蹈險，冥護實多。己丑，我始東還，結夏曲阿於觀察別墅，則龍子現形，辭我欲歸故居。¹²

本文寫作於萬曆二十年（1592）的潭柘寺。在文中，紫柏回憶了自己五年前（1587）於潭柘寺曾發願訪峨眉山禮拜普賢菩薩。但出發去四川眉州路途遙遠，水陸二程都會可能遇到各種不測，紫柏因之祈求潭柘龍父、龍子護持；經過一段旅程之後（此龍泉寺、青堦觀地址殊難確認），龍子現身，紫柏、道開師徒感神明護佑，「每食出生次，必祭諸龍子」；三年後（1589）自己東還江南，龍子現身辭行。

不過，通過傳世文獻的還原，紫柏在這五年的經歷內容，遠比這寥寥數筆豐富得多。今按萬曆十五年丁亥年初，紫柏大師身在潭柘寺，¹³之後的行程應該是去了五臺山與蘆芽山。¹⁴就在這年春天，紫柏大師計劃去峨嵋山參訪的消息，江南居士圈裏已經得悉。不過，當年紫柏並沒有西遊巴蜀之地，甚至之後的兩年內，紫柏都只盤桓於五臺山至京師、京師至江南的大運河邊，佈道化緣。通過文獻可以確認的有：十五年，赴蘆芽山訪高僧妙峰福登，十六年（1588）至濟南郊大靈岩寺。直到萬曆

¹² 前引《紫柏尊者別集》，CBETA, X73, no.1453, p. 404, c12-20。

¹³ 有一則旁證，紫柏有〈燒爆竹（有序）〉一首，序言載：「魏中光居士，于萬曆十四年冬，參予於潭柘山嘉福寺，明年仲春，仍送別於此。」知萬曆十五年春，紫柏于潭柘寺送魏居士。見《紫柏尊者全集》，CBETA, X73, no. 1452, p. 376, b6-7。

¹⁴ 紫柏高足密藏道開當年與南方的居士馮夢禎有通信，二人信中都提到（老師）「二月間往清涼，夏畢之峨嵋。」（《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上，CBETA, J23, no. B118, p. 18, c18）與「達觀老師遠踏峨眉白雲，此後蹤跡，不知何處？」（明·馮夢禎，《快雪堂集》卷 38，《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164，頁 552），另參拙作，〈密藏道開與馮夢禎交游考〉，《佛學研究》2，2019 年，頁 203-232。

十七年（1589）三月，遙在江南的馮夢禎才在日記裏記下，知紫柏從峨眉山雲遊回轉，尚駐錫南嶽，不日將東歸江南。¹⁵紫柏那次預定的峨嵋之行，其實延宕了兩年才成行，可見高僧自述材料，猶需要仔細辨正。

萬曆十七年東歸的紫柏，在蘇南停留結夏，先是在宜興的芙蓉寺，之後於金壇于玉立別墅中，也就是紫柏〈龍子〉文中所寫的「曲阿於觀察別墅」。曲阿為丹陽郡古稱，金壇舊屬丹陽，遂有此說。于玉立字中甫，康熙《金壇縣志》有傳，萬曆十一年（1583）癸未科進士，授刑部主事，「于觀察」即指其任職刑部。于玉立不僅為江南重要居士，也是一位著名的清流士大夫，尤其為「國本爭」彈劾過首輔申時行，遭到貶官家居。紫柏大師選擇於金壇于氏別墅，不僅看重其護法心誠，其實也有行事清流的政治考量。

此後兩年，紫柏多在江南，尤以金壇駐錫良久，金壇于氏、賀氏（賀學詩兄弟）、王氏（王樵、王肯堂父子）共為供養。十八年（1590）紫柏曾至南京，會面江西籍士大夫如鄒元標、丁此呂及日後更為著名的湯顯祖。十九年（1591），起身至湖州、蘇州、嘉興及餘杭徑山等地，年底返北，至五臺山駐錫。直到萬曆二十年壬辰春，紫柏師徒出五臺山，來到京西潭柘寺與房山雲居寺，〈送龍子歸潭柘文〉便是此年孟夏所作。

略明紫柏大師這段始自潭柘、重歸潭柘（1587-1592）五年行蹤遭際，再來看上引〈送龍子歸潭柘文〉的文字，則發現兩個頗為蹊蹺的疑問：

其一，既然紫柏並沒有在萬曆十五年遠行西蜀，那何來潭柘龍子「三易寒暑，履波蹈險」的護持。

¹⁵ 明·馮夢禎著，王啓元校注，《快雪堂日記校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頁119。

其二，萬曆十七年紫柏自峨眉歸，則龍子完成「冥護」之責，但為什麼選擇在金壇現身。

此二疑問無疑是解鎖紫柏二十年重回潭柘寺、寫作〈送龍子歸潭柘文〉一文的關鍵。要解答此二問題，還是要先回到〈送龍子歸潭柘文〉的文本之中。本文中龍子冥護的情節，顯然脫胎于玄奘取經的母題；則紫柏寫作龍子保佑三年之舉，一定有模擬玄奘之於《心經》的相似邏輯，否則如此寫作大非必要，那麼紫柏這三年裏，應當有某種極大的事業需要大願力的加持。〈龍子〉文已存一說，是護持峨眉之行。但我們通過上文考察，紫柏西行峨嵋即沒有耗時三載，且在紫柏生涯之中，此行也並非濃重之筆，則〈龍子〉一文顯然有曲筆。在潭柘龍子「三易寒暑，履波蹈險」毫無疑問的情況下，那護持峨嵋之行顯然成為一障眼之語；紫柏當另有一樁大事業、有如玄奘取經一般，有勞「龍子」費心。萬曆十七年春紫柏究竟經歷何事，而三年後還撰文作文立石于古剎，原因隱藏在字面之外，正如他自己寫的「恐後世不知龍德，我姑識之，以傳不朽。」

如果略知晚明佛教史故實者，則對萬曆十七年及萬曆二十年這兩個節點一定不會陌生，因為那就是晚明著名佛教文獻《嘉興藏》刊刻史中，最為代表性的時代：五臺山刻經場時期。這無疑是紫柏此三年之中，最重要的事業。已有研究多有論及《嘉興藏》五臺山經場，《嘉興藏》由紫柏大師師徒與江南士大夫群體共同發起，肇始於萬曆十七年，因各種不甚清楚的原因，歷四年而南遷餘杭徑山，並長期一蹶不振。筆者亦曾論《嘉興藏》早期籌措時代，各種機緣與挑戰並存，雖然開始在萬曆十七年，但早在三年多前的萬曆十四年，紫柏師徒就已經開始了唱緣刻經的計劃，並駐錫潭柘寺謀求京中支持。¹⁶此後近六年時間，紫柏師徒奔

¹⁶ 參看拙作，〈從五臺山到徑山：密藏道開與《嘉興藏》初期經場成立論考〉，《法

走南北最大的願望，就是修成《嘉興藏》傳佈於世。但萬曆二十年，五臺山刻經場戛然而止，這年春天，正是紫柏來到京郊，於發願刻經的初心地潭柘寺，寫出這篇感恩潭柘龍子的文字，潭柘寺、龍子文與《嘉興藏》刊刻事業間的聯繫，絕非空穴來風；尤其龍子文中所取「取經」意象，與現實中的刻經事業，極為吻合，殊非偶然。則紫柏反復強調的「潭柘龍子，靈應異常，衛法甚固」，應該解讀為「龍子」保佑紫柏師徒開雕大藏，並盡力將其付諸實施的「冥護」，儘管時間已經來到五臺經場解散的萬曆二十年。

而龍子經歷三至四年的「冥護」後，為什麼「選擇」在萬曆十七年告成而歸，也需置一論。上文羅列紫柏行蹤，其赴峨眉時間即當在萬曆十七年，則文中表面為峨眉之行而來的龍子只能在此年出現。但我們起碼已經知道，結束峨眉之行的紫柏，至少還曾在南嶽衡山休息過，然後東至金壇，則龍子最終出現在金壇，當有其特殊的寓意。若與上一問題聯立而觀，則紫柏當為指出此時的龍子，正在江南護持大法——萬曆十七年夏，《嘉興藏》刻經團隊正是在江南的嘉興，聚集成立，並由紫柏高足密藏道開、大居士馮夢禎等共同謀劃組織起來。可參馮夢禎《快雪堂日記》萬曆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以藏師招至楞嚴，與諸善信定刻經之約。同盟者，包氏父子兄弟、張君如鏡、陸公子基某與余六人，余作盟詞。余婦正月發願，歲

《鼓佛學學報》20，2017年，頁131-156。早在萬曆十四年正月，紫柏及高足密藏道開，於京師什剎海邊龍華寺唱緣，開雕方冊藏，京中多位士大夫紛紛響應；紫柏還曾親自下山東嶗山會面老友憨山德清取得法友支持。是年除了外出，紫柏在京之日多在潭柘寺度過。

出五金，余再出五金，共十金，刻經二卷。餘善信多寡有差。晤雲間康孟修、徐孟孺。¹⁷

這是有關嘉興藏刻經團隊組織的一條重要文獻，證明嘉興藏實際運行時間，在萬曆十七年的四月底，地點即為嘉興佛教聖地楞嚴寺。紫柏文中雖然未言明龍子告退的確切時間，但依理推測，當就在刻經團隊成立的時間。刻經緣起，龍子保佑顯然達到了目的，便如玄奘取得真經觀音在天現身一般。

如此一項正當無誤的大事業，為什麼紫柏大師〈送龍子歸潭柘文〉一文隻字未提刊刻藏經事，還要狡獪文字，欲蓋彌彰；甚至寫作的萬曆二十年究竟有什麼玄機，在沒有更多材料出現的時候，可以存有各種各樣的解說，但其中關於佛教受到政治生活與內宮旨意的不確定因素，是完全不能迴避的話題。學者早就有關注到萬曆二十年神宗內宮的波詭雲譎，¹⁸一定對以紫柏真可為代表的僧團產生過影響，然此一話題涉及太廣，殊非本文所能涵蓋，當另闢文章專論。本文仍將圍繞萬曆二十年紫柏交遊及行蹤，討論其個人努力與刻經理想之關係。

二、「玉帶鎮山門」：去職的陸光祖

萬曆十九年冬，紫柏自徑山北返五臺山，這也是他多年雲遊後（自萬曆十四年春），第一次回到這裡，是年即結冬於此。¹⁹次年春正月，紫

¹⁷ 前引《快雪堂日記校注》，頁 128-129。

¹⁸ 辛德勇，〈述石印明萬曆刻本《觀世音感應靈課》〉，《中國典籍與文化》3，2004 年，頁 106-111。

¹⁹ 見紫柏詩〈寶珠泉（有序）〉載：「嘉靖間，有禪者不知何許人，雲行鳥飛，足跡滿天下，而愛杭之徑山。山有凌霄峰，高出群巘，石少土多，可以樹藝。然以乏水，棲者不能久。此禪禱于龍神，一旦泉湧成掬。更三日，泓然厭沃龍象

柏師徒一行來到山西壽陽的方山，拜謁唐代華嚴學巨匠李通玄大師像。李通玄所傳簡易通達之華嚴學，較同時清涼澄觀一脈之華嚴學，於晚明更有崇拜者，此點日本荒木見悟氏之〈李通玄在明代〉一文已有所闡發。²⁰紫柏以一解禪高僧，而立志佛教改革，融合性相二宗；尤以華嚴、唯識之學用力頗深，其與王肯堂討論唯識之學，即是一例。至於華嚴一宗，檢紫柏全集別集，似未見其多有仰慕法藏、澄觀之學；紫柏所真正入門者，當為此李方山之《華嚴合論》為多，荒木氏亦著重筆於此，茲不贅述。紫柏訪方山李長者像的時間，在其詩中多有體現，參紫柏有「謁方山李長者還定襄道中」詩並序載：

余慕唐李長者有年數矣，而以參學未暇一訪遺蹤。萬曆壬辰，發春三日，自清涼山，攜開、江、彩三子。特禮覲之，既而揮鞭還清涼。春雪繽紛，千山裹玉，逆思長者音容笑貌，恨不與之同生，得事巾拂。感而賦此。（詩略）²¹

紫柏師徒出發的時間，在當年正月初三；禮畢長者像後再返回五臺山，在山中又度過月餘。其間除了途經青石村會友之外，²²便返回五臺山妙德庵，抽空為江南法友寫了一篇〈吳山淨端禪師語錄序〉（《紫柏尊者全集》作〈題師子端禪師語錄〉，但未錄寫作時間），作序的時間在二月中：

矣。萬曆壬辰仲春，自杭來五臺，言其始末如此，遂賦之。」《紫柏老人集》卷 25，CBETA, X73, no. 1452, p. 360, b17-21。

²⁰ 荒木見悟著，廖肇亨譯，《明末清初的思想與佛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72-91。

²¹ 前揭《紫柏老人集》卷 27，CBETA, X73, no. 1452, p.375, b14-18。

²² 又〈覺林字說〉載：「萬曆壬辰，春王正月甲子日，自清涼山攜諸法侶，謁晉陽方山李長者遺像，還道青石村，休于寬師禪房，其法孫通香者，字蘊空。」《紫柏老人集》卷 21，CBETA, X73, no. 1452, p.330, c10-12。

予客代之清涼山……時萬曆壬辰仲春十三日，達觀道人釋真可，書於五臺山葉斗之陽妙德庵自肯寮。²³

葉斗峰位於五臺山最高峰北臺頂，為華北屋脊；其南十數里可達妙德庵，即五臺山《嘉興藏》經場的所在地。「自肯寮」似為妙德庵內一間禪房名，當為紫柏所居，紫柏曾為其賦詩多首，如〈自肯寮自訟〉、〈自肯寮〉等。細繹紫柏全集中這幾首詩前後排列順序，可推知其寫作時間應當就在萬曆二十年初，茲列諸詩目於下：²⁴

題 名	時 間	備 註
別陸太宰	三月末	陸光祖
謝太初靜主惠楞嚴集註	未詳	
自肯寮自訟	春	妙德庵自肯寮
般若泉	春	五臺山般若泉
月夜登海藏樓懷江南諸法侶	未詳	
睡起示道開	春	密藏道開
自肯寮	春	自肯寮
為新剃可禪人字止臺	未詳	「剃染清涼」
再遊潭柘寺	四月	潭柘寺

紫柏詩集中前後排練時有混亂，但上引數首寫作時間當相去不遠，如詩題「般若泉」當為五臺山著名泉水名，下一題中的「道開」，則為紫柏高足、前期《嘉興藏》總裁密藏禪師，皆為在五臺山發生之事，亦在《吳山淨端禪師語錄》序寫作時間前後。最末一首〈再遊潭柘寺〉則為年初夏紫柏一行赴京時所作。

²³ 《吳山淨端禪師語錄》卷首，CBETA, X73, no. 1449, p.71, b11-c5。

²⁴ 《紫柏尊者全集》卷 28，CBETA, X73, no. 1452, p. 384, a20-c20。

在出發京西潭柘寺之前的這段時間裏，紫柏在五臺山還遇到一位老朋友，萬曆間著名的居士士大夫、致仕吏部尚書陸光祖，前引組詩〈別陸太宰〉即為此時所作。²⁵紫柏另有七絕詩〈早春謁方山李長者還清涼招陸太宰特賦此二絕〉：

飯吃黃精衣著麻，長菰七碗勝芽茶。相知若問山中事，定起岩前掃落花。

五峰冰雪古來深，春滿乾坤冷莫禁。曼室老人虛別室，遙知端不負登臨。²⁶

此二絕句中，尤其第一首氣格獨高，為紫柏詩中勝品。然此時的陸光祖，非有遊冶名山的心情；在三月壬辰大計之後，他因故遭罷官，才來到法友駐錫之名山。這也證明三月下旬時紫柏師徒仍在五臺山。陸光祖此來，與紫柏道開師徒互動，留下一段佳話。據《（光緒）平湖縣志》「真可傳」載：

陸莊簡為南吏部尚書，迎晤（紫柏）署中，恨相見晚。萬曆壬辰，莊簡遊五臺訪師，師遣密藏出迎，請解帶為山門鎮。²⁷

「莊簡」為陸光祖謚號。紫柏大師本與陸光祖關係甚密；甚至，紫柏大師得聞名天下，最先就是由嘉興籍居士如陸光祖輩護持的。《紫柏老人集》中有〈與陸太宰〉尺牘一通載：

²⁵ 〈別陸太宰〉序載：「余少太宰二十二年，辱太宰不以齒少貧病，託於道義之分，今將別而之晉陽，披晤未期，感而賦此。」二人分別在山西晉陽，則當為陸光祖來五臺山之時。見《紫柏尊者全集》卷 28，CBETA, X73, no. 1452, p. 384, b5-7。

²⁶ 《紫柏老人集》卷 27，CBETA, X73, no. 1452, p.375, b8-12。

²⁷ 彭潤章《（光緒）平湖縣志》卷 25。另參許瑤光《（光緒）嘉興府志》卷 62，也有相似記載。

大法丁艱，殘燈幾滅，僅憑牆塹，保障緇林。是以安禪無狼虎之驚，集講有龍象之慶。然則百尺竿頭非進步之階，千峰頂上豈窮年之地。檀越位高爵厚，任重心勞，雖則帝渥靡涯，懸恐精神有限，事繁食簡，德茂年尊，莫教眼下蹉跎，直向胸前便判。鳥未倦而知返，雲將歸而始閑，不失早見之明，全收自知之譽，功留三寶，蔭庇諸方。此世外野人，延頸檀越者也。²⁸

信中提到的「大法丁艱」之時，「帝渥靡涯」之日，則信即寫在陸氏當任京中吏部尚書的時候，萬曆十九年至二十年初這一區間。信中紫柏用陶淵明〈歸去來兮辭〉「鳥未倦而知返」語，勸陸知難而退，去做「功留三寶，蔭庇諸方」的事業，陸光祖去官後第一時間會面紫柏，想必也是對這封信最好的答覆。

縣志所載紫柏、陸光祖五臺之面的藍本，應該出自晚明高僧鎮澄所修的五臺山志書《清涼山志》中「明吏部尚書陸光祖傳」條：

萬曆辛卯春，（陸光祖）以致仕歸田，假道清涼，稅駕龍泉寺。紫柏尊者遣開侍者謂公曰：「昔東坡居士，對佛印一籌不及，輸玉帶以鎮山門。今奉紫柏命，有一問，答得，即與相見，答不得，則效東坡故事耳。問曰：「盡大地是個清涼？」言未已，公以手掩開口曰：「老夫未出部庭，早輸此帶了也，用問奚為？」即度帶與開。開曰：「先生鼻孔，得恁麼長？」公曰：「莫謗人好。」舉似紫柏，柏曰：「這老漢，申東坡老子四百年來之冤。」即遂與相見，贈《八大人覺經》並偈，帶留紫霞谷之妙德庵焉。²⁹

²⁸ 《紫柏尊者全集》卷 23，CBETA, X73, no. 1452, p345, a9-15。

²⁹ 《清涼山志》，CBETA, GA079, no. 81, p. 264, a8-p. 265, a1。

需要指出的是，《清涼山志》此處時間記載錯了，陸光祖「致仕歸田」的時間，在萬曆二十年壬辰，而不在前一年的「辛卯」。紫柏另有〈陸太宰以寶帶施清涼賦此贈之〉一首也為此事，詩云：

一語參差寶帶輸，等閒笑倒老文殊。金湯吾道山河舊，八覺聊將抵鉢盂。³⁰

詩中「金湯吾道」即是陸光祖，「八覺」則是紫柏所贈《八大人覺經》並偈，「一語參差」不僅是陸太宰所對機鋒，還有其古典所在。這則故事中的輸玉帶以鎮山門的典故，顯然出自蘇東坡佛印本事，可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四〈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下注：

師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公（蘇東坡）久與之游，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為留數日。一日，值師掛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謂；如稍涉擬議，則所繫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絕，公次韻答之。余嘗觀廣漢天寧泰長老話其事，泰云：是時在金山掛搭，目擊公與元老問答如此，余故敘於題下，使後人知其本末云。³¹

這段《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注文中的蘇東坡與佛印的「玉帶」之交，也成為禪解機鋒典故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則。佛家以此色身為

³⁰ 《紫柏老人集》卷 27，CBETA, X73, no. 1452, p. 371, b18-19。

³¹ 宋·蘇軾撰，王十朋註，《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 4，《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冊 94，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年重印本，頁 443。

「四大」、「五蘊」之假合，蘇東坡取「四大」色身之意，而欲借佛印之身體以作禪床來坐一坐，無疑是東坡戲謔佔便宜之語，而佛印以「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化解之，東坡於是心服。萬曆二十年時的大居士陸光祖，顯然對這個典故是了然於胸的。在面見紫柏師徒時，道開「效東坡故事」說道：「盡大地是清涼」，此語含有「一即一切」的境界，陸光祖當下領略高僧之意，在部庭與在清涼山亦無分別，故曰「早輸此帶」。下文道開所謂「鼻孔」是禪門常用之語，往往指學佛成道之關鍵：若「與三世諸佛同一鼻孔出氣」之意；陸氏「莫謗人好」之答，則屬禪門機鋒，顯示五臺翁禪門修為境界頗高，所以紫柏才有陸氏申蘇東坡「四百年來之冤」。³²此處陸光祖與紫柏師徒的對話，不僅有蘇東坡輸玉帶之禪悅，還與陸氏在過去的幾個月裏，於朝中的經歷有關。

時任吏部尚書的陸光祖，於萬曆壬辰春遭罷官，為萬曆朝黨爭中的一次重要事端，不僅激化了大明政府內閣、部院間的對立，還對萬曆朝前期活躍的佛教事業也帶去不小的影響。萬曆二十年壬辰年二、三月間，是明朝政府三年一度大計外官的年份，身背考察重任的吏部尚書陸光祖，在擢升萬國欽與饒伸時，觸怒了神宗，其中最大的隱情便是二人曾為立儲事，參與過「國本之爭」。³³神宗認為，萬國欽、饒伸二人之前

³² 此處禪解，得自匿名評審指正，謹致謝忱。

³³ 《神宗實錄》二十年正月甲申載：吏科給事中鍾羽正奏：科臣李獻可疏請訓儲大典，臣等皆從更之；今獻可降職，臣止奪俸，何顏見六署諸臣，乞與獻可同降調。上怒曰：羽正職在科長，不能規正同官，乃朋救激君，姑降極邊雜職用。吏科給事中舒弘緒亦言：教諭元良，國家大事，獻可之疏，臣實與焉，願代受譴。上怒弘緒黨救聒激著，調南京別衙門用。會吏部尚書陸光祖，推升饒伸、萬國欽，皆建言奉處分者，上謂推升原有屢旨，而以欽降諸臣，瀆請畏勢市恩，該司官俱奪職。《神宗實錄》卷 244，萬曆二十年正月二十三日，中央研究院漢籍全文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2^765360272^22^^1@@@861567050>，2019/01。萬國欽、饒伸被貶的原因正是爭「國本」，陸光祖于

屬於特貶，應該永不敘用，不應再得擢拔，遂下旨申斥陸光祖，還將陸氏吏部的下屬：吏部文選郎中王教、員外郎葉隆光、主事唐世堯、陳遴瑋等全部免職。³⁴這導致萬曆二十年正月間，整個吏部中層都遭到清洗，陸光祖仕途實際已經黯淡。大計後，隨即開始在部院大臣中會推閣臣。吏部遵循舊例，將陸光祖列在會推名單榜首，而神宗認為是陸氏「謀推自用」，因此特別下詔申斥，甚至對此耿耿於懷。³⁵陸光祖就在此背景下與言官們的彈劾聲中，以老病請辭，並立刻得到批准。³⁶

此時推升萬國欽、饒伸二謫官，遂受牽連。但同時，陸氏在淘汰劣評官員的同時，選拔了如許孚遠、顧憲成等二十二名頗有清名的官員，也曾為他贏得了極大的名聲。

³⁴ 參《明史·萬國欽傳》言：二十年，吏部尚書陸光祖擬量，移國欽為建寧推官，饒伸為刑部主事。帝以二人皆特貶，不宜遷切，責光祖，而盡罷文選郎中王教、員外郎葉隆光、主事唐世堯、陳遴瑋等。大學士趙志皋疏救，亦被譴責。見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6011。陸光祖與王教的搭檔關係，可參李維禎〈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陸莊簡公神道碑〉言：「選郎王教與公同志，公常歎曰：王郎助我，猶我之不負嚴文靖（訥）也。」明·李維禎，〈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陸莊簡公神道碑〉，《大泌山房集》卷109，《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150，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³⁵ 《神宗實錄》卷273，萬曆二十二年五月十日，中央研究院漢籍全文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227497647>，2019/01。神宗在兩年後會推閣臣時因見吏部內推沈鯉、孫鑰時，又想起陸光祖故事，可見萬曆二十年時的陸光祖給皇帝心中留下的印象之深。

³⁶ 從「閣部之爭」的政治角度來看，陸光祖失去入閣機會，吏部中層官員遭到黜退，當年官員考核之後，吏部元氣大傷；二十年時的內閣終以神宗本人的態度略勝一籌。陸光祖被彈劾案，可參〈萬曆癸巳乙巳辛亥丁巳京察始末〉，<https://www.douban.com/note/367270717/>，2019/01。但陸太宰被黜還有朝廷之外另一層因緣。據李維禎為其所撰神道碑文云：「永年伯王棟，乞襲父爵，公言外戚恩澤封不得世。而鄭國泰以貴妃弟，授錦衣衛都指揮使，當與中宮有辨，請授棟都督僉事。兩戚晚深銜公。掌司禮者田義為貢生求令不得，禦史於永清論義不法，實以前事。義疑出公，指從中構之。嗣以擢饒伸、萬國欽兩言官有旨，盡黜選司三人。公言：二臣第論閣臣，非敢犯乘輿，即閣臣亦謂當優敘，臣實

陸光祖被迫致仕，使得萬曆朝佛教失去了最大的在朝護持士大夫；從之後的結果來看，五臺山刻經場的不存，與陸氏去官有莫大的關係，這一切，紫柏大師心中應當最為清楚，當年與陸光祖別後，他又作〈大悲閣別陸太宰〉絕句二首：

馳驛還家聖主光，憑虛一嘯萬機忘。手中有眼應知響，耳處聞聲豈妙常。

金身七尺有餘高，柱石乾坤不計勞。自是君王憐朽骨，放歸雲外聽松濤。³⁷

首句「馳驛還家聖主光」，即是陸太宰致仕後，得到官方體面的待遇。查五臺山似無「大悲閣」，紫柏集中出現的最多的「大悲閣」，是正

注擬，乃蔽罪三司臣，臣何顏立於部上。上切責戒勿激。而推閣臣，廷臣以公為首，蓋援往例。上因誚讓公，給事中喬胤復有言，公遂求去。疏入，即報可。閣臣王文端亦以不奉詔同日罷。公疏謝，復請上慎養萬壽無疆之聖躬，早定萬葉永安之大本，其忠愛如此。」（見明·李維禎，《大泌山房集》卷 109，頁 208）。又曾同亨〈陸莊簡公光祖傳〉載：「（壬辰大計畢）已而廷臣以會推，目循先朝塚宰推閣臣例，及公名，而巨璫田義素憾公，遂借此與諸璫合謀，為蜚語交關上前。公義不可留，力請求去。猶得乘傳歸。」（明·焦竑，《國朝獻征錄》卷 25，《續修四庫全書》冊 526，頁 321）。《明史》載陸光祖敗於薦起謫官，為最表像之狀態，李碑文及曾行狀，點出陸五臺有行世過清，最終為內璫與外戚所嫉，其中尤以上引李碑所記甚詳。今據李碑文所記，陸五臺公遵循世襲舊例，拒絕皇后的弟弟王棟襲永年伯，再授寵妃鄭氏之弟國泰低級官職，使得內宮王、鄭及戚畹深恨陸氏。這其中，皇后家「永年伯」之封，早在萬曆初張居正之時，即有摩擦。張居正最初以「不得濫封」為由，開始願給王偉從錦衣衛千戶升職為錦衣衛指揮，在壓力下才晉其為永年伯，但言明只是流職，不能世襲。神宗皇帝似乎為此事一直耿耿於懷。永年伯王偉卒於萬曆十九年，年末其子王棟欲襲爵位時，遇上了更為頂真的陸光祖，最終這次又是外戚勝利，外廷完敗。同時陸五臺又與司禮太監田義不合，則為其不得入閣的又一大原因。

³⁷ 《紫柏尊者全集》卷27，CBETA, X73, no. 1452, p. 374, b4-8。

定隆興寺內的大悲閣，隆興寺也在五臺山去京師的途中，但不知當年陸光祖回南是否途經河北。同時，紫柏對蘇東坡〈大悲閣記〉極為推崇，文集中有多篇提到蘇氏此名文。鑒於紫柏曾把陸光祖比為東坡，此處大悲閣未必為華北名勝，但或許暗比他二人有如當代東坡佛印，以備一說。

三、潭柘寺到石經山：最後的努力

在陸太宰遊歷五臺山後的一個月，紫柏來到了他熟悉的潭柘寺，並在此遇到了來自內宮的宦官。這期間，紫柏給他們呈上了一件潭柘寺特有的法物，據前引《帝京景物略》「潭柘寺」條載：

拜磚。元妙嚴公主，持觀音文，禮大士，拜痕入磚欲穿也。額手足五體皆印，歲久磚壞，兩足痕存。萬曆壬辰，孝定太后，匣取入覽，後遂匣藏之。紫柏系以贊像四，林立大士前，辮髮胡笠左前，元世祖右前。其後，左次其子，右次妙嚴也。妙嚴祝髮是，老於是，塔是山之下。寺碑六，金碑二：明昌五年，僧重玉詩。大定十三年，楊節度記。元碑二：至正八年，葛天麟記。至正某年，危素記。明碑三：正統某年，胡濙記。弘治十年，謝遷記。萬曆中，紫柏〈送龍子歸潭文〉也。³⁸

妙嚴公主事蹟，多見諸明清人筆記，傳為忽必烈之女，據《帝京景物略》所載，寺存元代諸碑，今石碑猶存潭柘寺塔林。公主生平材料尚未發現蒙文文獻互證，未必是歷史上真人；恐與民間流行之《香山寶卷》中的「妙善公主」有關。因為二者不僅名號相似，遵奉觀音至誠的行為也極為一致，可能也與宮廷及民間的觀音信仰似乎有某種聯繫，俟來日詳考。

這塊前朝公主拜觀音之靈物「拜磚」，在夏天時被宦官「匣取入覽」，

³⁸ 前揭劉侗，《帝京景物略》，頁 112。

獻於慈聖皇太后。據《帝京景物略》所載內容推知，此拜磚含有多重意義：一為至孝，二為觀音崇拜，三為精誠之志。前二者同內宮慈聖皇太后的現實與宗教身份，有緊密的聯繫。慈聖皇太后身為神宗的生母，又曾畫觀音像易以己容，分贈天下名山，後又自封「九蓮菩薩」，所以紫柏於潭柘寺所獻法寶，有其現實考量的。第三條則與紫柏本人有關。初夏時紫柏在潭柘寺另撰有〈潭柘山嘉福寺觀音殿足跡贊並序〉：

夫差雪恥而破越，勾踐嘗膽而亡吳；伍員覆楚，申包胥哭秦庭以復楚，皆苦心志、勞筋骨，積歲月、忘寒暑，而後其願始克。今此道人，以有情之踵，磨無情之磚，磚穿跡成，雙趺宛然，使後之見者，毛髮俱豎，涕淚交下，懈怠之習，精進之光，雲迸日露。以夫差等四子，心力所積，較此道人，足力淺深，其何如哉？余感而贊之，不惟見賢思齊，願人人因贊生奮，因奮生恒，因恒生克。（贊略）³⁹

即為紫柏激賞妙嚴「精進之光」、願力堅韌的。妙嚴「以有情之踵，磨無情之磚」，堪比夫差、勾踐、伍子胥與申包胥等四位先人。紫柏因此而感「願人人因贊生奮。」這篇贊文所透露的資訊，有關乎恒久與精進的寓意，則紫柏所獻此磚，就不能不與其所關注的事業：刊刻大藏發生聯想。

離開潭柘寺後，紫柏由慈聖皇太后身邊內璫陪同，來到房山的石經山，於寺中驚現佛舍利，遂發之呈貢內廷。石經山雲居寺，紫柏大師六年前曾一造訪。萬曆十四年初北京龍華寺倡議刻大藏後，紫柏曾南下膠東嶗山尋訪老友憨山德清；後再次北還，目的地之一，就是房山的石經山。那時紫柏見到開鑿石經的發起者隋靜琬法師靈塔，大有荒廢之相，

³⁹ 《紫柏老人集》卷 18，CBETA, X73, no. 1452, p.299, b23-c6。

不禁痛哭流涕。六年後的萬曆二十年初夏，紫柏一行再至石經山時，發現千年前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時留下的佛舍利後，激動不已，立刻囑內璫送入內宮供養。此時，紫柏的老友憨山德清，亦來到京城，在石經山與之會面。

紫柏這年夏天修復琬公塔院的因緣，得以記錄在憨山德清所作〈復涿州石經山琬公塔院記〉中，憨山文中載：

昔嘗閱藏教，睹〈南嶽思大師願文〉，願色身常住，奉持佛法，以待慈氏，斯已甚為稀有矣。及觀光上國，遊目小西天，見石經何其偉哉。蓋有隋大業中，幽州智泉寺沙門，靜琬尊者，忍三災壞劫，慮大法湮沒，欲令佛種不斷，乃創刻石藏經板，封於涿州之西白帶山。山有七洞，洞洞皆滿。由大業至唐貞觀十二年，願未終而化。門人導儀暹法四公，相繼五世，而經亦未完。曆唐及宋，代不乏人。至有元至正間，高麗沙門慧月大師，尚未卒業，其事顛末，具載雲居各樹碑幢間，惟我明無聞焉。何哉？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佛種從緣起，其是之謂乎？初達觀可大師，於萬曆丙戌秋，訪清於那羅延堀，北游雲居，至琬公塔，一見則淚墮如雨，若亡子見父母廬墓也，抱幢痛哭，徘徊久之而去。南遊峨嵋，回至金壇，為報父母恩，手書《法華》、《楞嚴》二經完，**越六年，壬辰六月**，走都下，屬太僕徐君琰，造琅函，將送置蘆芽萬佛塔，因暫憩潭柘。聖母慈聖皇太后聞之，遣侍臣陳儒，齋齋具往供。儒隨師再過雲居，禮石經于雷音寺，時忽光燭岩壑，及揭殿中拜石，石有函，函中得銀匣，銀匣盛金匣，貯金瓶，藏舍利三顆，燦若金剛，恍如故物，一眾稱異，悲喜交集。已而再禮琬公。是時塔院，業已為寺僧賣之豪家，公骨將與狐兔同巢矣。師愴然而悲，即以聖慈所供齊襯金贖之。不足，中貴人楊庭，屬弟子徐法燈者，助完之。師因避暑上方山，清亦來自東海，謁師

於兜率院，談及此，拊掌痛慨。食頃，師上足密藏開公，持贖院券，同琰至，師躍然而喜，即拉清同過雲居禮贊焉。冒雨沖泥，窮日而至。右繞三匝，默存儼然，凜凜生氣，歎曰：公其不朽哉！因感遇，與琰君共捐金購地若干畝，為守奉香火資。達師命清記其事，願清何人，唯唯而作是言。（下略）⁴⁰

憨山提到紫柏初見琬公塔抱幢痛哭，「若亡子見父母廬墓」，是在萬曆十四年。同時，他也將十四年以後紫柏行程，歸納為龍子保佑其西遊峨眉山而還金壇，顯然是受了紫柏自撰龍子文的影響。不過，憨山點出了老友逗留金壇的另一大因緣，是要「為報父母恩，手書《法華》、《楞嚴》二經」；數十年後憨山為紫柏所作〈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也持此說。⁴¹此言非虛，馮夢禎《快雪堂日記》載萬曆十八年底，紫柏於金壇縣南雲林于氏別墅書經事跡：

十一月二十四。中午後，訪達觀師於顧龍山，以寫經將畢，約明日午後相見。⁴²

即是此書經之事。憨山〈塔院記〉中「越六年」之語，顯然不是從紫柏書經開始計算，而是從萬曆十四年開始；以下的「六月」也非實錄，在下引憨山〈舍利記〉中已有交代，應為四月。紫柏所書經，本為托京中居士士大夫、松江人徐琰，外置「琅函」，送由另一位高僧法友妙峰福登所駐錫的蘆芽山萬佛塔供奉。因此，紫柏在潭柘寺，實際為會面太僕寺臣徐琰的。

⁴⁰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22，CBETA, X73, no. 1456, p. 618, a17-b21。

⁴¹ 憨山德清，〈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時至曲阿金沙，賀、孫、于、王四氏，合族歸禮。師于於園書《法華經》，以報二親，顏書經處曰墨光亭，今在焉。」《紫柏尊者全集》卷 1，CBETA, X73, no. 1452, p. 140, a24-b3。

⁴² 前揭《快雪堂日記校注》，頁 188。

但是，最終慈聖皇太后派內官陳儒與趙贊，「齋齋具往供」，供養紫柏，再隨紫柏一同西行至石經山，地現佛舍利，「一眾稱異，悲喜交集」。趁此良機，紫柏倡議恢復久已破敗的靜琬塔院，並得到內宮帑金及內官弟子「徐法燈」的佈施捐助，雲居山靜琬塔院終得以修復，憨山遂有這篇〈復涿州石經山琬公塔院記〉。憨山原碑今存，據資料介紹，「開山琬公大師之塔」及憨山碑，原在水頭村靜琬塔院內，1976年經有關部門同意遷於今雲居寺內；憨山碑文的落款，傳世本《夢遊集》不存，原碑保留，立石時間在「明萬曆壬辰秋七月望日」。⁴³

修復塔院的同時，石經山雷音窟即發現舍利；其中經過，保留在憨山另一篇長文〈涿州西石經山雷音窟舍利記〉之中：

有明萬曆二十年壬辰歲，四月庚寅朔十有五日甲辰，達觀可禪師自五臺來，送龍子歸潭柘。聖母慈聖皇太后聞之，遣近臣陳儒、趙贊等，送齋供資。五月庚申朔十二日辛未，師攜侍者道開、如奇，太僕徐琰等，至石經山雷音窟，窟乃隋大業中，靜琬尊者刻石藏經所。師見窟中像設擁蔽，石經薄蝕，因命東雲居寺住持明亮芟刈之。是日，光燭岩壑，風雷動地，翌日，啟洞中拜石，石下有穴，穴藏石函，縱橫一尺，面刻「大隋大業十二年，歲次丙子，四月丁巳八日甲子，於此函內，安置佛舍利三粒，願住持永劫。」計三十六字。內貯靈骨四五升，狀如石髓，異香馥鬱。中有銀函方寸許，中盛小金函半寸許，中貯小金瓶，如胡豆粒，中安佛舍利三顆，如粟米，紫紅色，如金剛。開侍者請至師所，師歡喜禮贊，既而走書付趙贊，屬徐法燈者，請奏聖母皇太后。太后欣然喜，齋宿三日。六月己丑朔，迎入慈寧宮，供養三日，仍于小金函外，加小玉函，玉函復加小金函，方一寸許，坐銀函內，

⁴³ 資料來自互聯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e994ec0102wlmq.html, 2019/01。

以為莊嚴。出帑銀五十兩，乃造大石函，總包藏之，於萬曆二十年壬辰八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復安置石穴。願住持永劫，生生世世，緣會再睹，命沙門德清記其事。清一心合掌而言曰：（下略）⁴⁴

這篇文章中，對紫柏進京的行程又多了一些細節，比如自五臺山至京西潭柘寺的時間，在當年初夏的「四月十五」，前論〈送龍子歸潭柘文〉寫作時間即在此時。同中官一同西行至石經山的時間，已是五月十二。六月初一己丑，在慈聖皇太后齋戒三日之後，新發現的佛骨舍利被請入內廷慈寧宮，「供養三日」，而遲至中秋過後八月二十日，從宮中迎回舍利，安置在新製石穴之中。紫柏大師恢復靜琬塔院，就在舍利進宮供養的這段時間。

紫柏本人也于石經山寫下長文一篇〈房山縣天開骨香庵記〉，記錄發現石經與舍利的關係：

夫聖人無常身，以眾生身為身。譬如月無常影，以百川澄湛而影現焉。萬曆壬申五月十九日，涿鹿山雲居東觀音寺住持明亮等，以修補石經山雷音窟中，三世佛座下地面石，石下有一石函，函面鐫曰：「大隋大業十二年歲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於此函內，安置佛舍利三粒，願住持永劫。」明亮等見之，且驚且喜，遂揭視之。內有小銅函，銅函內有小金函，金函內有小金瓶，如胡豆許，內秘舍利果三粒，小大有差，一大逾粟，一如粟，一細逾粟。而銅函外，皆靈骨附焉。嗚呼！自隋迄明，迨逾千載，而舍利靈骨，俱時復現，豈偶然哉？將非積年水旱弗調，邊塞多虞，佛祖悲憫，示此稀有，為和風甘雨，殄滅腥醜之徵乎？將非大明

⁴⁴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22，CBETA, X73, no. 1456, p. 619, a12-b8。

主化瞋習為慈波乎？抑聖母崇信三尊所致乎？予聞石經山，自北齊慧思尊者，鑄大藏于石，以壽佛慧命，隋靜琬繼之，至元慧月終焉。琬公圓寂，靈骨一分塔于靈居寺背，一分藏雷音窟中。今者舍利靈骨，是必琬公門弟子之所藏也。子問開侍者曰：佛身充滿法界乎？對曰：佛與眾生本無差別，寧不充滿？予又問曰：**佛身既充滿，舍利亦充滿乎？**開方沉吟。予振聲喝曰：汝不聞昔有中貴，登浙江阿育王山，未進三門，問笑翁曰：舍利安在？笑翁指松枝，松枝遂放光。汝若知此，則舍利充滿與不充滿，自知下落。余又何言？雖然，洪鐘虛受，靡扣不應。幽谷無私，有聲斯響。故聖無常身，月無常影，水清則影現，機感則聖應。是室之建，有年數矣，而未得名，俟舍利靈骨，並光照臨，始得名焉。予與二三子，皆得信宿舍利光中，又得忍庵慈公昆季，為香飯主人，何幸如之。夫眾生骨臭，諸佛骨香，而果香臭有常，凡豈成聖，垢豈能淨。予以「骨香」名此庵者，了知一切眾生，初無常性，以其隨順無明，而六道星陳。若不隨順，誰骨非香，願登庵思名，得名思意。得意忘思，思忘忘忘。若然者，豈惟是室為骨香哉？四方上下。無往而非骨香也。⁴⁵

文章開頭，依例介紹此行時間，只不過紫柏在年份上的地支算錯；發現舍利的時間，應該是「壬辰」年。紫柏自述日期是「五月十九日」，比憨山所記晚了一周。此後，紫柏仔細描述了發現地點，在石經山雷音窟中的三世佛座下，有一石函，打開後見有三顆舍利，約黍狀大小。紫柏感歎，這是佛法重興之兆，並與大明君主重新遵奉佛寶，及皇太后護法之功分不開，尤其「大明主化瞋習為慈波」一語，頗為警策，標明大明君主之前對佛教為「瞋習」，與嘉靖間遵奉道教抑制佛教有密切關係；

⁴⁵ 《紫柏老人集》卷 14，CBETA, X73, no. 1452, p. 266, b7-c14。

而如今改為「慈波」，與神宗朝慈聖皇太后護法行動分不開，表彰內宮供養善舉，其實是此行最重要的因緣。此後，紫柏據笑翁妙堪禪師語，以舍利與佛法一樣「充滿法界」，無處不在，並示之道開。後又為山上新建之骨香庵命名，取「諸佛骨香」之意。

無論憨山德清還是紫柏本人，都在傳世文字中反復強調，此行中佛舍利的發現與靜琬大師塔院的恢復，二者有相當之聯繫；與之相對應的隋靜琬大師刻經願力，同樣「充滿法界」，無處不在。其中意味，其實不難理解。靜琬大師排除萬難刊刻石經、後有弟子接續百餘年，而成著名的房山石經，正是紫柏開雕方冊大藏的最佳楷模。所以紫柏、憨山這對法友在多篇文字中，反復暗示石經山佛舍利與刊刻石經的靜琬大師間有內在的共通之處，便不足為奇了。

另，這座紫柏興復的「骨香庵」究竟為哪一所寺院，傳世文獻不易探知。比如上引憨山所言「師因避暑上方山，清亦來自東海，謁師於兜率院」（〈復涿州石經山琬公塔院記〉），則紫柏避暑所居，實為上方山兜率院，此院今存上方山中，似非這座「骨香庵」之中，俟考。⁴⁶

憨山德清晚年所作自敘年譜及弟子福徵的注釋中，也著重提到此年的經歷，參年譜疏「萬曆二十年壬辰」條載：

秋七月，至京訪達觀師于上方。晉時有琬公，慮三災壞劫無佛法，乃刻石經藏石室。其塔院為僧所賣，師贖之，思予來作記。予適

⁴⁶ 另，《日下舊聞考》載石經山上寺院：原萬曆中，香樹庵以浮糧苦累，日就淪落，幾為勢家所沒。慈聖皇后發帑金贖之，而黃太史輝、王太史肯堂，復捐俸錢相助，遂復舊觀。據清·于敏中，《日下舊聞考·燕都遊覽志》卷 13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9。這座「香樹庵」也是石經山上的寺院，曾遭侵奪，得慈聖皇太后帑金恢復，紫柏的法友黃輝、王肯堂出資修繕，不知與紫柏此處之「骨香庵」是否有關聯，因皆與慈聖護教有關，附記於此。

至，師大喜。及見，即同過石經山，乃為作〈琬公塔院記〉及〈重藏舍利記〉，並前所作有《海印稿》。時與達師相對，盤桓四十晝夜，為生平之奇。（小字：達觀師再見。）

徵按：房山縣有石經洞，隋時靜琬法師，鑿石為板，刻經一藏貯於洞，以石門閉之。累代皆有碑刻，自達師經理後，有都城石鐙庵僧自南，募資續刻，時在萬曆戊午。徵以明經應試在都，力襄其事，又聞之五乳侍者云。壬辰，兩師遇於都門西郊園中，相對兀坐，四十晝夜，目不交睫，計修明代傳燈錄，因約往濬曹溪，以開法脈云云。茲止云生平之奇，而不詳，或此未足奇，更有奇特。⁴⁷

據憨山自敘此年最重要的經歷，就是赴京西上方山見紫柏大師。除了已經詳述的恢復琬公塔院與寫作兩篇長文之外，憨山還提到自己做了件「為生平之奇」的事：與老友對談四十晝夜。他的弟子福徵（俗名譚貞默，嘉興人）在注釋中，詳細介紹了這次對談的地點與內容「計修明代傳燈錄，因約往濬曹溪，以開法脈」，即續修燈錄與興復曹溪祖庭。不過，似乎也有些資訊不甚準確，比如地點的記載，福徵所言「都門西郊園」殊難判斷其位置；據憨山與紫柏各自記述中可判斷，二人相見似乎就在房山地區。

根據上引文字，我們可以探知萬曆二十年秋，二位近世最重要的高僧，於一個半月間的對談，最有可能發生的時間，應當在七月憨山與紫柏匯合後，一直聊到中秋節後、石經山舍利自內宮返回雷音窟為止。在這段時間裏，他們通過內官得以密集地與內宮交流；恐怕二人的話題中，不僅僅只是關注禪宗研究這麼簡單——其中，至少還有條重要因素

⁴⁷ 《憨山大師年譜疏註》卷 1，CBETA, B14, no. 85, p. 511, a5-p. 512, a1。

為學界忽略，萬曆二十年夏秋之際，紫柏、憨山等高僧團體，進獻舍利、拜磚入宮的時間，正是神宗皇帝朱翊鈞的三十歲整壽。神宗生日、「萬壽聖節」時間在八月十七日，高僧敘述中，這麼重要的高層互動關鍵，似乎被刻意忽略掉了。如果放在神宗萬壽聖節，舉國同慶的背景上看，紫柏憨山在這年的一些舉動，似乎有了更值得討論的空間。比如僅一點，憨山〈舍利記〉一文提到舍利「迎入慈寧宮，供養三日」，這究竟是哪三日，很可能就是作者文中表露的：自迎回舍利的八月二十日，上推到神宗生日的八月十七這三日內。憨山素以諳熟「春秋」筆法而自許，「供養三日」與「八月二十」之記恐為其刻意而為，因述及神宗生日，附記於此。

末附萬曆二十年紫柏足跡行事記載簡表：

時間	地點	人物	出處	本事	備註
正月初三	山西壽陽方山	紫柏及道開等三弟子	紫柏〈謁方山李長者還定襄道中〉序	訪方山李長者遺跡	
二月十三	五臺山妙德庵	紫柏	紫柏《吳山淨端禪師語錄》序		
三月末	五臺山妙德庵	紫柏與陸光祖	《清涼山志·明吏部尚書陸光祖傳》	陸光祖乞罷，許之，仍予馳驛歸。	《神宗實錄》萬曆二十年三月十四，陸光祖去職
四月十五	潭柘寺	紫柏師徒	憨山〈涿州西石經山雷音窟舍利記〉	撰〈送龍子歸潭文〉、獻「拜磚」，慈聖太后內侍接見	
五月十二/十九日	石經山雷音窟	紫柏師徒	紫柏〈房山縣天開骨香庵記〉/憨山〈涿州西石經山雷音窟舍利記〉	發現舍利，進獻內侍	

六月己丑 (初一)	石經山	紫柏與內 侍	憨山〈涿州西石 經山雷音窟舍 利記〉	迎舍利入慈 寧宮，供養三 日	
七月	石經山	憨山	《憨山大師年 譜疏註》	至京於上方 山訪紫柏	
七月 十五望日	石經山	憨山		〈復涿州石 經山琬公塔 院記〉立石； 之前靜琬塔 院當已開始 恢復	原碑所記
八月 十七日	內宮	神宗皇帝 朱翊鈞	《神宗實錄》		神宗皇帝朱翊 鈞萬壽聖節， 且三十歲整壽
八月 二十日	石經山	紫柏	憨山〈涿州西石 經山雷音窟舍 利記〉	迎回舍利，安 置石穴	

另附論一句。福徵注文中出現過的一位「石鐙庵僧自南」。「石鐙庵」位於北京內城西，今石鐙胡同。這位「自南」和尚，曾在萬曆末「募資續刻」過石經，此事在晚明一本重要筆記《萬曆野獲編》中也有記載，《野獲編》卷二十四「房山縣石經」條載：

大房山，在京師房山縣境內，俗名小西天是也。隋大業間，僧靜琬募金錢，鑿石為板，刻藏經傳後。至唐貞觀，僅完《大涅槃》一部，其後法嗣繼其功，直至完顏時始成。貯洞者七，穴者二，封以石門，鎮以浮屠。我太祖命僧道衍往視，衍即少師妙廣孝也，留詠而歸，歷代扃閉如故。去年，浙僧名自南者，忽來謀于余，欲發其藏簡，其未刻者，緒成全藏。予急止之曰：「不可。方今梵夾書冊盛行天下，何藉此久閉之石？靜琬當時慮末法象教毀

壞，故閉此為迷津寶筏。今輦下雕弊，不似往年，宮掖貴貂，亦未聞有大檀施，若一啟則不可復鑰，必至散軼而後已。」自南唯唯，亦未以為然。余再三力阻之，不知能從與否？⁴⁸

據沈德符記，「浙僧名自南」曾欲開石室，校對經典。據福徵所記，自南募資時間在萬曆四十六年戊午（1618）。考沈德符生於萬曆元年（1573），四十六年方中舉；之前已住京為國子監生，而福徵與之同年應舉。⁴⁹則沈德符所記遇到自南和尚時間，似乎就在福徵同時不久。福徵自述曾「力襄其事」，而沈德符則勸阻自南私開經室，免其成為一如後世敦煌王圓籙式之悲劇人物，譚、沈二人皆嘉禾名士而護持佛法，沈氏用心尤謹慎可嘉。

四、結語：從「龍子」到「舍利」的努力

紫柏在萬曆二十年的舉止與表達，無論表現形式如何，其實都與其內心刊刻《嘉興藏》的理想分不開；從點撥去職的老友，到保佑刻經的潭柘「龍子」、進獻禮佛精進的「拜磚」、石經山現佛舍利，及恢復刻經前輩靜琬塔院種種經歷，據上文所論，則無不指向自己《嘉興藏》刊刻事業以及五臺山刻經場。儘管我們並沒有十足證據來坐實，那時的紫柏需要某種內宮的支持——其實有記載顯示，慈聖皇太前一開始曾有興趣支持刻經運動，而被紫柏婉拒。⁵⁰但紫柏發起這場浩大的民間刻經運動本身，存在接納上層的訴求，這從萬曆二十年上半年間的交遊舉動，便

⁴⁸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610。

⁴⁹ 李文衡，〈清代禁書版本叢談《萬曆野獲編》專稿〉所引未刊沈德符行狀。見《四川圖書館學報》4，1990年，頁70-80。

⁵⁰ 于元凱，〈密藏禪師遺稿序〉：「萬曆丙戌，師弟同入京師，慈聖皇太后知有刻藏之舉，欲發帑金命刻。尊者謂，宜令率土沾恩，師願以一身任事。」《密藏開禪師遺稿》卷首，CBETA, J23, no. B118, p. 2, a23-25。

可輕易得知。

然而，紫柏認可需要接納內宮上層的刻藏想法，與其弟子密藏道開在刊刻早期的設想是有一些出入的。⁵¹正因為對上層的依賴，導致上層的哪怕很小變動，都會引起藏經刊刻事業的不小震蕩。比如陸光祖的去官，比如內宮間不易探知的摩擦、如「國本爭」之類，都會輕易消弭紫柏之前所作的所有努力。最終五臺山經場不存的結果，便確證了此說。目前通過傳世文獻的梳理與研究，仍不能確知萬曆二十年後《嘉興藏》五臺山經場不存、總裁密藏大師隱去的真正原因；但是，根據上文考察的紫柏半年餘的努力，可以看出早期《嘉興藏》刊刻，一定存在高僧與內宮上層互為試探爭取的嘗試。

潭柘寺送還「龍子」、進獻拜磚，到石經山發現「舍利」、恢復琬公塔院，聖物與先賢似乎並沒有如想像中那樣，保佑紫柏的藏經事業順利進行，甚至最終大弟子道開禪師隱去，刻經場失控，成為其終生的遺憾。這一切，與主事者本人太過依賴轉輪王、大護法的弘法措施，有著直接的聯繫。可以看出，晚明時期佛教復興背後，濃重的政治影響，這也是本文力圖透過紫柏、憨山文字中隱喻修辭，探尋晚明佛教進程中被隱去的進程與現場。

⁵¹ 此說可參前引拙文，〈從五臺山到徑山：密藏道開與《嘉興藏》初期經場成立論考〉。

引用書目

佛教典籍與古籍

- 《憨山大師年譜疏註》，CBETA, B14, no. 85。
- 《清涼山志》，CBETA, GA079, no. 81。
- 《密藏開禪師遺稿》，CBETA, J23, no. B118。
- 《吳山淨端禪師語錄》，CBETA, X73, no. 1449。
- 《紫柏尊者全集》，CBETA, X73, no. 1452。（含《紫柏老人集》）
- 《紫柏尊者別集》，CBETA, X73, no. 1453。
- 《憨山老人夢遊集》，CBETA, X73, no. 1456。
-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光碟》，臺北：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16。
- 《（光緒）平湖縣志》，清·彭潤章，上海：上海書店，1993。
- 《（光緒）嘉興府志》，清·許瑤光，上海：上海書店，1993。
- 《大泌山房集》，明·李維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150，濟南：齊魯書社，1997。
- 《日下舊聞考·燕都遊覽志》，清·于敏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7-499，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西湖二集》，周清原，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 《快雪堂集》，明·馮夢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164，濟南：齊魯書社，1997。
- 《明史》，清·張廷玉，北京：中華書局，2000。
- 《國朝獻征錄》，明·焦竑，《續修四庫全書》冊 525-5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宋·蘇軾撰，王十朋註，《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冊 94，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 《萬曆野獲編》，明·沈德符，北京：中華書局，1997。

現代專書、論文

- 太田辰夫，2017，《西遊記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王啟元，2017，〈從五臺山到徑山：密藏道開與《嘉興藏》初期經場成立論考〉，《法鼓佛學學報》20，頁 129-157。

- 王啟元，2017，〈馮夢禎與徑山〉，《看話徑山》專刊，頁 33-36。
- 王啟元，2019，〈密藏道開與馮夢禎交遊考〉，《佛學研究》2，頁 203-232。
- 李文衡，1990，〈清代禁書版本叢談《萬曆野獲編》專稿〉，《四川圖書館學報》4，頁 70-80。
- 辛德勇，2004，〈述石印明萬曆刻本《觀世音感應靈課》〉，《中國典籍與文化》3，頁 106-111。
- 侯沖，2013，〈《佛門請經科》：《西遊記》研究的新資料〉，《宗教學研究》3，頁 104-109。
- 徐文堪，2011，〈《心經》與《西遊記》〉，《東方早報·上海書評》（10月16日）。
- 荒木見悟著，廖肇亨譯，2010，《明末清初的思想與佛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高文，2011，〈《慧燈記》所提《心經》西夏蒙古翻本〉，《東方早報·上海書評》（11月20日）。
- 陳寅恪，1980，《金明館叢稿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程毅中，2004，〈《心經》與「心猿」〉，《文學遺產》1，頁 108-111。
- 馮夢禎著，王啟元校注，2019，《快雪堂日記校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劉侗、于奕正，1957，《帝京景物略》，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 Nattier, Jan. 1992. "The Heart Sūtra: A Chinese Apocryphal Text?"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5, 2: 153-223.

網路資源

- 〈萬曆癸巳乙巳辛亥丁巳京察始末〉，<https://www.douban.com/note/367270717/>，2019/01。
- 《神宗實錄》，《中央研究院漢籍全文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2^765360272^22^^1@@861567050>，2019/01。
- 「憨山碑」，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e994ec0102wlmq.html，2019/01。

